

STUDY OF CHRISTIA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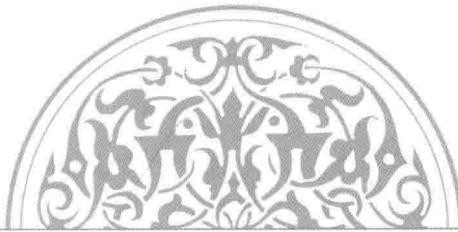
# 基督宗教研究

第21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 编 ◇ 卓新平 执行主编 ◇ 刘国鹏 蒋 森

宗教文化出版社



STUDY OF CHRISTIANITY

# 基督宗教研究

第21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主 编 ◇ 卓新平      执行主编 ◇ 刘国鹏 蒋 森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基督宗教研究 . 第二十一辑 / 卓新平主编 .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  
2016.11

ISBN 978-7-5188-0294-4

I . ①基… II . ①卓… III . ①基督教—文集 IV . ①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753 号

**基督宗教研究 ( 第 21 辑 )**

卓新平 主编 刘国鹏 蒋森 执行主编

---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 ( 发行部 ) 64095361 ( 编辑部 )

责任编辑：赛 勤

版式设计：武俊东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7.5 印张 4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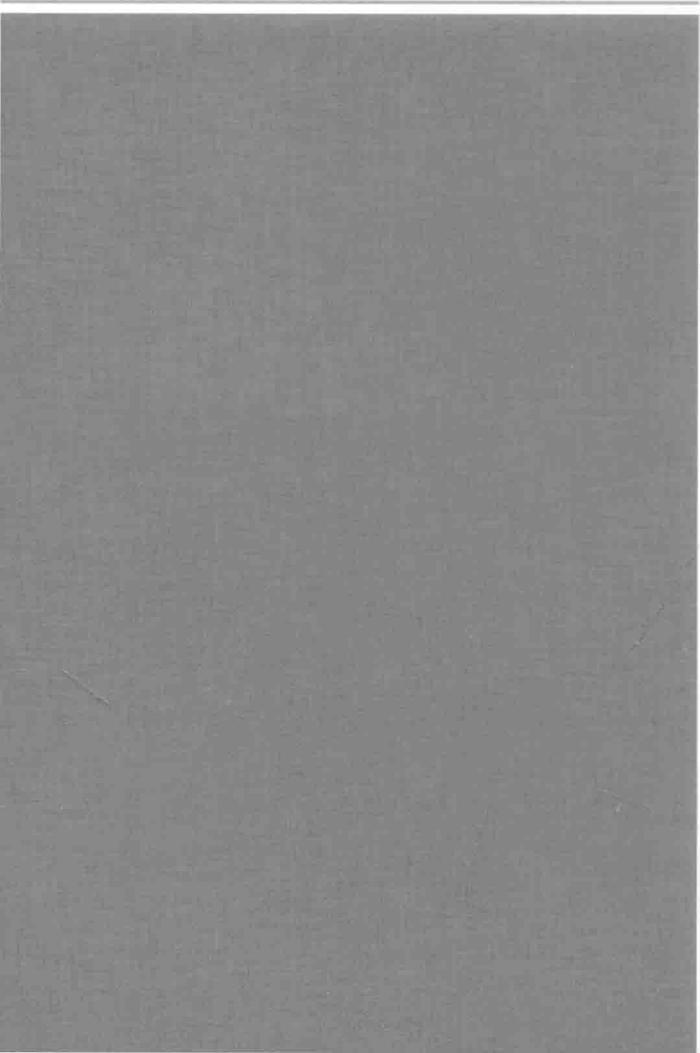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0294-4

定 价：68.00 元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辑刊



## 序 言

卓新平

《基督宗教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专业学术辑刊，旨在推动中国学术界在基督宗教研究上的系统发展，使之在其深度和广度上都能得以不断拓展。对于基督宗教的学术关注极为重要，这在整个中国宗教研究领域中有其独特地位，也是中外学术交流发展上引人注目的窗口和平台。

基督宗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历史悠久，影响广远，对人类文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球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亦有其不凡身影。自基督宗教诞生以来，学术界就开始了对其全面而深入的观察研究，其教内外学者在这种探究中都非常活跃，且留下了许多重要成果。大致而言，中国学界对基督宗教的学术研究涵括历史、思想、经典、文化等方面，其中历史研究包括世界基督宗教历史研究和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世界基督宗教历史研究除了其全貌、通史研究之外，还分为早期基督宗教历史研究、中世纪教会历史研究、宗教改革历史研究和近现代基督宗教历史研究这四个阶段的研究，而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在其通史研究之外则有景教研究、元朝也里可温研究、明清基督宗教各派及在华耶稣会研究、清末民国以来基督宗教研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现当代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研究，并通过对“中国化”的注重而强调其中国意识、中国特色；思想研究包括基督宗教思想通史研究、古代基督宗教思想萌芽研究、早期基督宗教思想研究、中世纪神哲学研究、近代基督宗教思想研究和当代基督宗教思想

发展及其本土神学研究等，涵摄古希腊罗马及希伯来思想对基督宗教的影响以及随之发展而出的使徒释经思想、教父学、经院哲学、神学及宗教哲学等，并对中国基督宗教神学的发展有着特别的关注及研究；经典研究则涉及古代希罗经典研究、《圣经》翻译及研究、基督宗教典籍整理研究、其学术名著的翻译与研究等；而文化研究涉及面更广，既有与基督宗教传播相关的文化传统及其习俗研究，又有基督宗教本身的文学、艺术、建筑、音乐、戏剧、歌舞等专门研究。这里所涉及的范围，就是本辑刊的学术兴趣之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是以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学者为主体、以基督宗教为探究对象的学术研究中心，其特点就是以开放、开明和开拓的精神来联谊世界范围的基督宗教研究学者，合作开展其研究活动、推出其学术成果。为此，本中心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沿革中与国际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联系，有着全面合作，组织了各种学术活动，本辑刊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就是上述合作研究的成果，藉此可以连贯、系统地反映该领域学者的学术心得，捕捉学术走向之脉动，发现热点、焦点和亮点问题。而且，这些成果还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是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对话、交流、沟通的学术硕果和思想结晶。

本辑刊在学术研究上主张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各种学术观点包容涵括，对不同学术商榷支持鼓励，尊重这一学术领域中其研究参与者各自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当然，本辑刊也有着对作者文责自负的要求，强调相应的学术观点及立场乃反映其学者自己的学术性格及相关态度，并不代表本辑刊编辑的意向和立场。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形成和谐公平的学术对话非常必要。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学术繁荣，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和努力。

基督宗教研究既需要广远的视域、宽阔的胸襟，也应有独到的眼光、深邃的洞见。其研究领域之广、学术文献之多在整个宗

教学研究中都是非常典型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体现出中国研究者的特色，有着与时俱进的景观，需要学者独辟蹊径、标新立异，有着发现问题的敏锐，走到学术探究的前沿。结合这些构想，本辑刊构设了经典研究、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人物研究等板块，开辟了年度推荐、专题研究、焦点论坛、理论探讨、历史回溯、对比研究、现状调研等栏目，提供了域外借镜、神学辨析、历史视野、当代聚焦、思想述评等平台。所以，衷心希望大家热心参与基督宗教研究，为此而奉献出专家学者的智慧和创见。

责任编辑：赛勤  
saiqin815@163.com

封面设计：顽瞳书衣

目 录

序 言	.....	卓新平 (1)
<b>域外借镜</b>		
早期基督教关于苦难与死亡的两种观点	.....	约翰·卡瓦迪尼著 王梓译 (2)
马克斯·韦伯与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宗教社会学比较	.....	霍斯特·J·赫勒著 汤晨昕译 刘国鹏校 (23)
<b>神学辨析</b>		
本笃十六世的神学思想简介	.....	杨华明 (60)
十字若望的神秘神学中的黑夜经验之探微	.....	田书峰 (79)
托马斯·默顿与埃迪·赫里索姆：宗教对话的导师	.....	吴莉琳 (95)
罗光生命哲学的美学思想探微	.....	韦 羽 (106)
加纳婚宴（若 2:1-11）	.....	李建刚 (119)
文本互读建构神学——克鲁尼比较神学思想初探	.....	富 瑜 (143)
<b>历史视野</b>		
白日升：礼仪之争中的译名论辩及其文化神学问题	.....	谭立铸 (160)
近代教案经济赔偿研究	.....	康志杰 (174)
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概念辨析、历史地位与研究意义	.....	伍玉西 (196)
晚清贵州教区教务长童文献的中国观	.....	郭丽娜 (212)

基督徒与佛教的“罪”与“救赎” .....	王 鹰 (222)
詹姆士一世时期宗教司法管辖权之争与英国内战性质.....	冀占强 (236)
从《正学谬石》看西班牙基督教学者利安当对祭祀的认知...	姚文永 (255)
天主教青岛教区的过去与现在..... 李晓晨 张煦洋 韩子臻	(265)

## 当代聚焦

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 .....	王美秀 (284)
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历史视野、现实境遇及其困境.....	刘国鹏 (304)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石衡潭 (319)
意大利公立学校中的“十字架”争议及其司法裁判.....	张明锋 (338)
个人信仰与宗教研究.....	李金花 (351)
基督宗教视野下的生态观.....	乔甫云 (368)

## 思想述评

利玛窦与天主教本地化.....	段 琦 (386)
恩格斯和马尔库塞论宗教的革命作用.....	朱彦明 (396)
赐地之约与古希伯来人的集体无意识.....	高云霄 (412)
传教士笔下的民国西北印象.....	蒋 超 (421)
《基督宗教研究》征稿启事.....	(431)

域外借镜

---

## 早期基督教关于苦难与死亡的两种观点

约翰·卡瓦迪尼<sup>①</sup>

王梓<sup>②</sup>译

**内容提要：**本文以爱任纽和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为例，描述了早期基督教在阐释苦难和死亡问题上的两种主要观点。爱任纽认为，人性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其间经历的苦难与死亡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因为它们包含着与神修好的最终目的。相反，奥古斯丁把人性分为堕落前的状态和堕落后的状态，苦难与死亡作为堕落后人性受损状态的一部分，无论如何都不是好的，但有信仰的人可以很好地利用死亡，用它来见证他们对基督之爱的信心。最后，本文指出这两种关于死亡与苦难的观点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教会传统中它们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

**关键词：**爱任纽；奥古斯丁；苦难与死亡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

---

① (约翰·卡瓦迪尼) John Cavadini, 美国圣母大学神学系教授, 教会生活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 早期教父神学, 尤其是奥古斯丁神学研究及古代教父的《圣经》思想研究; 神秘神学、教理神学、婚姻神学等; 1988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1997—2000年, 担任圣母大学神学系主任。2009年11月, 被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为国际神学委员会委员(任期五年), 并被教宗亲自擢升为大额我略骑士团成员。2006年起担任美国天主教主教团(USCCB)信理顾问。

② 王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赛 53:2-3, 4-5, 9, 12）

在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经文中，与受难相关的形象提出了——而不是回答了——一个关于苦难的问题：由于必死性我们生来就要面对的死亡和苦难，以某种方式而言，是否是好的？

若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若是“耶和华却定意（喜悦）将他压伤”，把他从活人之地剪除担当我们的罪，那么这些鞭伤就必然是珍贵的，正如《诗篇》对这一死亡的准确描述：它“在耶和华眼中极为宝贵”（诗 116:15）。但这并不意味着“仆人之歌”中的受难与死亡，就其本身

而言，是好的。这段经文中显而易见的悲怆之情就驳斥了这样的观点。发生在这位仆人身上的事情是恶的。此外，他的受苦是一种隐忍、爱和忍耐。也许人们会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好的，或者就他的死亡、他的受苦而言，是好的。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死亡与受苦是必然相关的吗？我认为，《以赛亚书》中的这段经文与我们自己的经验是相符的，事实上苦难会预见到遭受死亡，而这又使得苦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但这种关联是必然的吗？

当我们来看寻常人的生活时，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严重了。一方面，这似乎是一种常识，即认为遭受苦难，哪怕有面临死亡的危险，这对你也是好的。我们倾向于认为，那些从未经受过苦难的人是肤浅的、缺少同情心，并且总是忽视他人的困境。在苦难之中找到益处，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常识。《阿迦门农》里著名章节中的赞歌告诉我们，“正义的天平倾斜，确保苦难只是教师”（287—289），并接着唱道：

宙斯引导凡人思考，定下这条  
规章：智慧来自痛苦的煎熬。  
我们不能睡觉，愁苦的记忆，  
点点滴滴，把睡眠驱跑；  
我们苦苦挣扎，因之趋于成熟。  
接受神的钟爱，略带强暴，  
来自他们的辉煌，  
身居令人敬畏的宝座。

(200—210，中译为陈中梅译本〔第176—183行〕)

在这里，诸神与凡人之间刻板的对比似乎表明，这部悲剧以及其他所有希腊悲剧的结论是，死亡本身尽管是不好的，但它却是凡人独有的负担，而这暗示了死亡是某种恩赐，某种接受智慧的方式，正如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这里所描述的，这很可悲但却是真实的。众所周知，柏拉图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了极致，他通过《斐多》中苏格拉底之口宣称，死亡是绝对的善好，因为它把灵魂从身体——它那痛苦的牢房——中释放了出来（参见《斐多》66e—67a）。

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基督教信仰中，对受难的赞颂近似于——甚至就是——受虐狂，然而有时死亡却反常地以一种半柏拉图式的方式被琐事化，就是我们在葬礼上经常能够听到的那种布道，死亡被想象成房屋中一扇通向新房间的大门，而你所爱的人正在那个房间里等待着你。另一个极端是认为，对受害者宣称大屠杀或是任何种族灭绝——作为一种苦难和系统性的谋杀——在某种意义上是好的，这非常无礼。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西蒙·韦伊（Simone Weil）对“苦难”的描述：“苦难是对生命的连根拔起，或多或少是死亡削减了的对应物，它被无法抗拒的呈现给灵魂，通过打击或是对身体痛苦的直接领悟……一个被苦难打上烙印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拥有半个灵魂。因为被那些打击中的任何一个所击中的人都只能如被半碾压的蠕虫般在地上挣扎”。<sup>①</sup>如此来描述的苦难很难被说成是，对人来说是好的，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说，对于这样一个饱经折磨的人而言，死亡会是好的。

这就是我们关于苦难的价值以及它与死亡之关系的价值所面对的原初困境。通过描述早期基督教传统中理解苦难的两种立场——它们分别关联着特定的死亡观，我们可以对这一困境进行情景化的研究。第一种立场一般是——但不只是——与早期的东方基督教相关，而在本文中主要是指二世纪的主教和神学家里昂的爱任纽（St. Irenaeus of Lyons）及其流派。第二种立场一般是——但不只是——与西方基督教相关，本文主要是指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他死于429年。这两种反思的立场，或者说模式，并不是“纯粹的”，因为它们并非没有交融或相互的影响。例如，奥古斯丁到大约418年之前都暂且坚持着前一种立场，因此至少是对西方而言，他的遗产是分裂的。然而，在这些模式中确实有两种关于苦难的观点，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互补的。如果不明就里地把它们混淆在一起，或是在毫无自知的情况下以一种观点的滤镜来“解读”另一种，我们就会深

<sup>①</sup> Simone Weil, “The Love of God and Affliction”, in *Waiting for God*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2009), pp. 118, 120.

陷窘境。<sup>①</sup>

爱任纽所在的教会一直受到残酷的迫害，这个教会的主教波西乌斯（Pothinus）于178年殉道。<sup>②</sup>爱任纽接替了他的位子。爱任纽的神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殉道者及其苦难的辩护，并以此反对那些被他称为是“灵知主义的”（Gnostic）基督徒们，据爱任纽的记载，这些基督徒否认殉道者的苦难或是他们的死亡具有任何“作见证”的价值（参见《驳异教徒》4.34.9；3.18.5）。他们的观点是，身体中的生命与生命在神之中的真正源头是不同的，而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都是一种囚禁的幻象，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关于现实的噩梦——人们需要从这噩梦中醒来，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压抑又可耻的现实实在——人们必须要逃离。无论是哪种情况，这种与在身体之中的生命相关联的痛苦都是无意义的，

① 约翰·希克（John Hick）提出了一种非常著名的神义论，他称之为“爱任纽式的”，并认为它与传统但有严重缺陷的“奥古斯丁式的”神义论相对。参见，John Hick, *Evil and the God of Love* (第一版：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再版：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我这里引用的是1966版的，很多图书馆保存的都是这一版)。本文涉及的领域与希克的研究有重合之处，但本文并不想谈论神义论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也不是以此为目的来创作的。希克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详述“奥古斯丁式的”神义论，他将其视为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和美学来源的（参见，44–64, 79–90页），而且出于这个原因以及其他依据，这种类型的神义论作为一种基督教神义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希克几乎完全忽视了奥古斯丁思想中基督论的维度，就好像它并不存在或不相关的。希克对爱任纽的处理则非常简略（217–221页），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跳板，以此来论述它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轨迹，并把它融合到他自己对一种当代神义论的提法当中。爱任纽思想中的基督论维度被缩减为219页上的一句话，以及一段引自AH 4.38.2却未加评论的引文（虽然在290页上暗示了基督中心主义）。总体上，我赞同斯科特（Mark S. M. Scott）的批评（“Suffering and Soul-Making: Rethinking John Hick’s Theodicy,”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90(2010), 313–34, 注释p. 315, n. 11）：“希克最初把爱任纽与奥古斯丁的神学设立为对立的两极，这忽视了这两位重要神学家之间显著的重合之处……[并且]为了他自己的写作目的而过于强调他们的不同之处。”我认为，尽管公允地说希克的确提到了在这两种神义论的类型之间（并不必然是在奥古斯丁和爱任纽之间）存在着某些“隐含的一致”（264–66页），但这并不能以任何方式消弭他对奥古斯丁彻底地负面评价。关于希克研究爱任纽的方法的局限，可参见斯科特在322–323页上的评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希克努力把爱任纽的观点带入到一个现代的讨论中，这是值得称赞的，尽管在涉及到爱任纽时使用的术语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当代的和哲学的，并因此是沉闷的。不管怎样，我要说的是，本文并非想要驳斥希克的文章，既不是全面的否定也是反对具体的观点。这是一个基于不同目的的独立阅读。

② 参见，Herbert Musurillo,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1), pp.42–61.

它并不比身体性生命所具有的其他特征更重要。灵知派基督徒认为，他们自身的状况在本质上是由于神圣的自我远离了神性的“完满”，从而处于与造物主相疏离的状态。

从灵知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应当是这样的：如果造物主是善的，就像爱任纽根据圣圣经文以及传统的经文释义所坚称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祂要创造这种能够犯罪并为自身带来毁灭的生命呢，祂又为什么要让祂新创造的这种生命死去，以回应他们的罪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爱任纽阐释了这样一种神学，它维护使徒传统所强调的创世是善好的，并认为那些宁愿遭受酷刑与死亡也不放弃信仰的教会同胞是为主作了见证。爱任纽阐发并定义了一种“被造的善好”（*a created good*）的概念，也就是，某些事物并不是神圣的而是被造的，但它却是善好的。

然而，如果说，“那怎么办呢？难道神不能从一开始就把人造成完美的吗？”那么他需要知道的是，由于神自身是不变的、自生的，所以对祂而言万事都是可能的。但是被造物必然要低于创造了他们的神，从他们是后来才有的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对于最近才被造的事物而言，他们不可能曾是非受造的。而正因为他们是受造的，所以他们是不完美的。因为他们是后来的，所以他们是婴孩；他们并不习惯也从未践行过完美的原则。（*AH 4.38.1*）

被造自我的完美不可能仅仅是与它自身存在相一致，因为这是神的完美。相反，一个被造的善好的完美关乎成长与成熟，是一个从毫无经验的幼年走向经验丰富的成年的旅程。

正如当孩子尚无能力接受更为充分的营养时，妈妈有权决定是否要给他们高能的食物（但她不会这样做）；同样的，对神而言，祂可以从一开始就将人造成完美的，但人无法接受这种〔完美〕，因为他还是一个婴孩。（*AH 4.38.1*）

因此，爱任纽继续写道：“神有大能在一开始就赐给人以完美；但人是刚刚被造的，他没有能力接受这一完美”（*AH 4.38.2*），就像虽然菲列牛排只卖 22 美元一磅，但婴儿却不能吃它。事实上，试图把完美这一灵性